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三十一

禮運第九之二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含音捨禘大計反契息力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周衰政亂。禮失。以爲魯尙愈。孔疏言魯尙勝於餘國。故

韓宣子適魯曰。其猶失也。周公其衰。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周禮盡在魯矣。

事守。言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也。孔氏穎達曰。孔子答子

游問畢。乃發明所以自歎之意。言觀周家文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而傷獨魯秉周禮。庶幾可觀。而子孫不能承奉興行。周公之道。是可歎也。郊禹郊契。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乃其

子孫常所保守。勿使有失。馬氏晞孟曰。郊。天子外祭之重。禘。天子內祭之重。非諸侯所宜有。杞宋之郊。禘皆天子之事。守。魯非天子之事。守也。天子與天地參。天有覆物之功。地有載物之功。故天子祭天於圓丘。祭地於方澤。諸侯守天子之土。養一國之民。故祭社稷而已。天子亦祭社稷。諸侯不得祭天地。蓋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也。

石渠鄭氏康成曰。魯之郊。牛口傷。鼯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孔氏穎達曰。魯合郊禘。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則躋僖公。王氏安石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湯武之仁。則誅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功。則用郊不亦宜乎。

辨張子曰魯之郊禘非禮。夫子已明言之。杞宋則爲其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然非周公之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也。其後家臣僭大夫。三桓僭魯。魯僭天子。已啓其階。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林氏之奇曰。春秋書郊。先儒無得其旨者。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也。經書郊九。或因卜不吉。或因牲死傷。先儒止罪其屢卜與養牲之不謹。不知聖人乃惡其非禮之大。未暇及此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歎。

使諸侯而可郊禘。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爲傷矣。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禮。如妄設周賜之說。雖周郊以冬至。魯用之啓蟄。天子四望。魯三望。似乎稍降。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予謂春秋正以有故而不郊爲幸。無故而郊爲罪也。泰山不享季氏之旅。曾上帝而享魯之郊乎。至三卜四卜五卜不從。可見天心之不享也。春秋書乃不郊。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蔣氏君實曰。君臣天下之大分也。禮不王不禘。郊以祖配天。其義甚重。魯侯國安得有郊。周成王時。禮典未壞。安得以賜魯。呂覽載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聖人觀周道而傷幽

厲論郊禘而哀周公其義甚明。注疏殊失聖人立言之旨。

郝氏敬曰。魯頌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及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故春秋書郊自僖公始。使魯郊由伯禽。則僖以前豈無一牛之傷。而獨於僖後數數書之耶。則魯郊斷非周公之舊。夫子所以歎之。

案魯之郊禘。明堂位謂成王賜祭統。謂成王康王賜。或曰成

王。或曰康王。則出於傳聞附會可知。此篇直指爲非禮。歎爲周公之衰。而疏反謂魯合郊禘。何其蔽也。魯之僭禮。先儒多歸罪於成王伯禽。獨蔣氏歸罪惠公。郝氏歸罪僖公。爲得其實。但細案之。有王所賜者。有魯自僭者。不可不辨也。成王之賜以康周公。惟禘祭耳。而魯之禘亦與天子之禘不同。天子

之禘追所自出。魯之禘不追所自出。故明堂位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不言祀文王於周公之廟。魯頌言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不言文王福女也。若其郊則何與於公。而曰康周公乎。且周正郊以至月。祈穀以啓蟄。春秋惟言啓蟄而郊。是魯未嘗大郊也。祭祀以稷配。爲農報也。祈穀以稷配。爲農祈也。大郊以稷配。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義也。以稷配同。而所以配之義則異。魯頌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亦魯人以后稷爲遠祖而誇之。非祈穀之本義也。況祈穀之郊。詩於僖公始言之。春秋於僖公始書之。其非出於成王之賜。更爲明著。卽禘禮祀公所用者。詩言白牡。用殷天子禮也。祭統言八佾以舞大夏。用夏天子樂也。明堂位言殷之玉豆夏之

歲俎虞之雕寫雜用三代天子器物是特比於三恪以尊公耳其餘犧象山罍玉琖卽角璧散考之周禮皆降天子一等則仍上公禮耳至於闕春二祭無皋應二門皆諸侯制也烏覩所謂王禮乎子家駒謂設兩觀乘大輅舞大夏大武久僭天子蓋闕門之作湯公時亦因周廢象魏而作其後周復象魏而魯仍而不革大武原無八佾只朱干玉戚爲僭耳餘皆惠僖以下爲之也呂覽言魯使宰讓如周請郊禘禮王使史角諭止之惠公怒執王使則惠公之罪甚於楚之問鼎晉之詰隧矣安得以爲成王伯禽罪而反失出惠與僖乎鄭氏於凡周禮無考者悉以魯禮實之曰魯禮卽王禮也堅執郊服大裘不服衮之說於禮記王被衮以象天則曰此王魯君也

趙匡釋魯禘以周禮推之曰周禘追后稷所自出爲帝嚳魯
必追周公所自出而祭文王似此附會而成王伯禽遂爲敗
法亂紀之首矣。商沃丁八年伊尹薨沃丁祀以天子禮。成王
以禘禮祀公亦猶行先代之道也。但因此賜而僭端以開篇
首稱成王謹於禮。且有此失。況不謹者哉。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正義鄭氏康成曰。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
假也。將言今不然。孔氏穎達曰。祝以主人之辭告神。神以
嘏福與主。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是於禮法大中之大。自
此以下。皆論今時之惡。陳氏澥曰。祝於始。嘏於終。禮之成
也。中間禮節。一遵常古。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矣。假亦當作

嘏猶上章大祥之意。言行當然之理。則有自然之福。其福大矣。

存異 黃氏震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各有分守。今乃諸侯用天子禮而祝嘏，皆莫敢易其辭，竟以天子之辭而用之。諸侯之國，假竊莫大於此。是謂大假。此章本歎非禮，先儒誤也。方氏慤曰：祝君假以告神者，嘏尸假以告主人者。

案 鄭訓假爲大，乃禮夏者假也。易王假之，尙大也之義。陳作嘏，謂猶大祥。二說皆可通，但家語作嘉。中庸嘉樂君子，詩作假，似陳說近之。方說巧而纖。黃氏闢鄭孔尤謬。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正義 鄭氏康成曰：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

閭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孔氏穎達曰。祝嘏皆當從古法。今乃棄去不用。改易古禮。自爲辭說。君臣皆不知。是上下俱閭也。

通論 方氏慤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祝嘏有常古焉。天下所共知也。若藏於宗祝巫史之家。則非慈孝之言。且不欲使人知矣。劉氏彝曰。周官大祝掌六祝六祈六辭六號。皆繫諸六典之籍。而藏於大史。屬於春官。上下相維。不可少廢也。今藏於宗祝巫史之家。使國之禮典幽暗不明矣。

餘論 應氏鏞曰。祝嘏辭說藏於公而不藏於私。金縢之納匱中。命祝史勿言周公不欲宣其事而揚己功也。若常時之辭說。未嘗不欲人知。若私爲之而私藏之。不爲隨之矯舉。則爲

漢之秘祝矣。

案孔方以變易舊法爲說。劉以具文無實爲說。考家語與上通爲一節。作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則無實而又矯舉以求媚。是二義兼之。

醢畢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畢古雅反。又音嫁。

正義

鄭氏康成曰。醢畢先王之爵。惟魯與二王後用之。其餘

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僭君。僭禮之君也。孔氏穎達曰。夏

曰醢殷曰畢。祭祀尸未入時。祝酌奠於鉶南。尸入乃舉之。若

尋常獻尸。則用玉爵。時諸侯有同二王後用醢畢者。是僭禮

矣。周氏諱曰。及尸君。君以獻尸。尸以酢君也。劉氏彝曰。

天子備六代禮樂。故用醢畢。蔣氏君實曰。用器或忘乎分

守則僭上之忠起。天子奠鼎。諸侯奠角。等級甚明。諸侯用醢
畢。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

寃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脅許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寃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君器。脅

君。劫脅之君也。

案記文皆大夫劫脅之事。注以爲劫脅之君者。謂其不能正名分而啟人劫脅之君也。

孔氏穎達曰。大夫以下稱家。寃衮。寃弁。皮弁。私藏公物。則

見此君恆被臣之劫脅也。顧氏臨曰。寃有五。絺。寃玄。寃卿

大夫得服之。皮弁通用。其飾不同。

通論蔣氏君實曰。繁纓小物。君子猶惜之。弓矢鈇鉞。諸侯猶

俟命於天子。今竟藏於私家。此所以攘竊僭逆。莫之能禦也。

黃氏乾行曰。臣而脅君。其罪易見。君而見脅。豈無不善之

積乎。記者深罪君之見脅與春秋君出奔書名同義。

左傳姚氏舜收曰脅君。臣脅其君也。

國君之冕弁。臣不敢服。臣何故藏之私家。若謂臣之冕弁亦藏公府。則卿大夫有公事。至公府服之。事畢至公府脫之。亦殊非禮。左傳晉以黻冕命士會。是卿大夫之冕弁。必命乃得服之。東周時。世卿僭侈。卿不待君命而自居之。冕弁不待君命而自爲之。如詩所云。豈曰無衣者。其君直視爲無可如何。故曰劫脅之君也。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孔氏穎達曰。天子六卿諸侯三卿。

大夫有地者置宰一人兼攝眾職。大夫無地不造祭器。有地造而不具。唯公孤以上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大夫樂有判縣而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惟君賜乃有之。陳氏澹曰。大夫樂有判縣不得如三桓舞八佾。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期音通朝音潮

正義

鄭氏康成曰。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

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同國。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孔氏穎達曰。仕於諸侯自稱曰臣。臣者卑賤之稱。仕於大夫自稱曰僕。僕又賤於臣。臣有喪昏則歸其家。一期之間不復役事。

今臣有喪。乃不致事。身著齊裳入朝。是君與臣同國。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與僕雜居。亦是君與臣同國也。方氏慤曰。臣者對君之稱。諸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大夫稱主。左氏人有十等遞相臣。而位不可不辨。故與家僕雜居。齊齒爲非禮。陳氏澹曰。昏喪不使。所以體人情也。而喪尤重於昏。今乃不居喪於家。而以衰裳入朝。是視君之朝如己之家矣。卿大夫於君爲臣。僕又其臣也。今卿大夫乃與僕雜居。齊列是忘己之身在君之朝矣。吳氏澄曰。先言臣僕之不同。稱以見臣僕雜齊之非禮。先言昏喪之不使。以見衰裳入朝之非禮。黃氏乾行曰。無吉凶之辨。無貴賤之分。是皆君無節制。使然。罪在君也。